

## 悼張少坡修士（二）

楊永漢

（信報，2017年9月8日）

我加入輔導組後，輔導情緒或行為有問題的同學，每每遇到挫折，都會氣餒。但每次跟校長傾談，他都提醒我留意他們的家庭背景，有些是很可憐的，不要單看他一兩件事而判斷同學。從他的說話，我看見憐憫，所以有些同學可以重讀，再重讀。直至現在，我遇到有問題的學生，都不會放棄，只覺得他們很可憐。

校長能完全記憶所有同學的名字，成了校友們的傳奇，連他們有多少兄弟曾就讀本校，也娓娓道來。我奇怪他怎會記得同學的名字，他常說，學生不是一個編號，而是有感情的人，你對他們也應有感情，記得他們的名字是第一步。

高級程度會考未廢止的時候，入讀中六和重讀中五是非常困難的，也是邊緣學生的大比併時刻。有時根據學校準則收生，會有很多曾為學校服務的同學都不能回來。他們知道校長容易憐憫的性格，一些已轉校的同學，也經常回校打籃球，穿著其他學校校服在本校溫習等，還要特別讓校長看見，以觸動他的憐憫心。如此，他會拚著被教育局責怪而多收學生，我知的最少收過警告信。這真是「君子可欺之以方」，但也反映出他對同學的情感。

其他的事情，都顯出他關懷同事及同學的心情。校長離世，若不是同事、同學說出當年校長協助他們，真的不知道原來他為我們做了很多事。某年有位同學父親突然離世，校長讓他繼續學業外，還另外聘請他工作，以支持家庭生活。其他如協助同事延任，留學或移民時保留教籍等，校長都沒有邀功。斯人逝矣，再思其德，才自知身在福中而不知福。

校長退休後，有次到教員室找我，竟然在教室門外按對講機呼我的名字。我走到門外奇怪的問他為何不直接入教員室。他說已經不是校長，應該遵守見老師的規定。我心來了一陣難受說：「你永遠是我們的校長，不必按這些規矩。」校長笑了一笑，沒有太大的反應。他似乎從不受名利毀譽所影響，律己嚴，待人寬，更表現在他的行為上。一般情況下，我約校長聚會，他都樂意出席，有次邀請他試酒，告訴他是名貴的酒，不可錯過。校長反而堅執不去，事後才知道，修士要守貧，太名貴的酒，不適合。

某年進了醫院，我很擔心他心臟有事，他說一切已交給主。直至臨終前，也是說同樣的說話，一切仰賴主。他一生不苟言笑，謙虛有禮，口不出惡言，認識三十多年，從不說是非。青年時，英俊聰明；老年時，慈祥可愛。終生待人以誠，一切信奉主，堅守規誡。以他的行為，教育下一代青年。

相信校長自己也不曉得，他待人處事的態度，成了學生們的榜樣，也成為聖芳濟精神的象徵。我一生很幸運，能遇到萬中無一的教育家。